

宋朝大詔令集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三

政事三十六

賦斂

開封府管內許人戶從便輸納勅榜

開寶

勅開封府管內鄉村人戶等省本府奏今半夏稅訪聞人戶雖却斛
斗送納價錢乞將小麥與納絹見錢等令人戶取便折納庶得人戶
易為辦及伏候指揮事朝廷每行一事要利萬民既公微皆納見錢
則斛斗必湏牴糲有傷黎庶無益國家今覽奏陳特宜依允宜依所
奏取人戶總便依倉式例折納諸色斛斗并綿納絹見錢故茲榜示
各令知悉

均開封府界稅詔

咸平三年十一月戊寅

國家澤被寰瀛于育黎庶其於租賦故有典常如聞均定以來多歷

年所版圖更易田稅轉移富有者無以益并貧乏者漸至凋弊輕重不等供輸甚艱眷我王畿是為政本將四方而是則豈千里而未孚宜有定規以便民俗今遣朝臣於開封府管內探逐縣元額定稅務令均平更不增收剝斂其逃戶田土亦依此施行別立帳籍令本府勸誘歸業其桑柘更不均檢告示民戶廣令種植

罷京畿均稅詔

治平三年十一月庚申

昨緣京邑田制未均租賦之間重輕不等仰行檢察務在均平如聞小民不諭深意前伐桑柘驚恐鄉間頗異所懷殊用增念况春陽在近農務漸興物價未平穀糴稍貴所宜首事以便吾民其京畿均在租賦宜悉罷之

令官吏條析寬減差役利害詔

治平四年六月辛未

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賜蠲復之恩然

而歷年于茲未極富盛聞因水旱頗致流庸深惟其故殆州郡差役
仍重勞逸不均喜為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也故
愁痛亡聊之報上奸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運司遍牒轉下州軍
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寔封條析以聞

令監司帥經度西南租賦御等手

周王復小雅而荆蠻來威漢武窮遠兵而中國內耗蓋操術異道而
治亂殊途今不憚一戰不煩一旅西徹河源投戈請命固不率俾南
極海濱幅員萬里納土歸化邊境故地十餘萬衆類為王民不名而
至不謀而同興弱兵者異矣然疆理其地土撫循其人民必為長久
之計而無耗內之弊則地雖廣大可以無患其令監司帥臣經度收
具租賦通其有無即山煮海因地所產俾各自足不煩朝廷供億官
吏兵民裕然充寢俾虛內事外之姦言無自而作

財利

減桂陽監稅白金

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凋弊朕每念茲事常深疚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稅入白金宜三分減一

賜潭州造

勅潭州管內造茶人等逐年所行造納官湖南獨行號大方茶近擬本州般到開寶五年六年獨號茶斤稍重與自前入納棬模輕重不同切處人戶採摘打造不易事惟茲茶茗產在湖湘斤片重輕固有常式既棬模之稍大念製造之惟艱煎慮輸納之時或有邈難之弊宜依舊例用便烝民凡爾衆多体我優勤宜令本州自今並依舊棬模製造茶貨藉日每三十斤重九斤者不得令過十斤即須如法製

造無令鹵莽夾雜若是場司受納人員及州府固違勅命指揮牧舞人戶湏令送納重茶要及十斤以上並許人戶上京論告若勘鞫得寔應干繫官吏並當重斷其論告事人仍支賜賞錢二百貫文鴉與放本戶下差稅故許榜示各令知委

賜通州煎鹽亭戶勅榜

勅通州係管煎鹽亭戶等朕臨御區宇惠養蒸黎每推憫憫之恩曲示優饒之意所期衆庶各遂蘇舒自來官中每正鹽一石給錢五百文並示將絹布茶斛斗折支深慮虧損人戶今議特行軫恤宜令本州自今後應支鹽本錢一依舊定每石正鹽價例並給見錢與人戶不得更有折支故茲榜示各令知悉

禁鹽榷酤不得增課詔

太平興國元年十月壬戌

先是募民掌禁鹽榷酤民多曾常數求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

行至虧失常課多籍沒其家財以償甚乖仁恕之道自今並宜以閒
寶八年額為定不得復增

禁江南私鑄鉛錫惡錢詔

太平興國七年四月己丑

江南諸州私鑄鉛錫惡錢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
錢須重四斤人家先蓄者許令所在納官收有私貯而不以聞及違
禁而擅以貿易者並論如法募告者差定其賞

兩川罷酒酤等詔

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己卯

應劍南東西川峽路管內州軍藍鎮等初言事者以變錢法與榷酤
有以便於民而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如聞
民庶頗極怨咨因遣使來駁以觀之脩得其狀朕奄有四海寬裕元
元以百姓為心常恐一物失所舉事乖當蓋由朕之不聰出令惟行
遂使民之受弊況失道之未遠固改調以為宜先是諸州官置酒酤

並從除放依舊造勦市與民其並州歲增錢六萬貫並除之依例只納錢從前官市及織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欹正龜紋等宜令諸川自今只織綺羅紬絹施布錦等餘悉罷去限詔到各于要害處粉壁揭而示之

許漳泉福建汀劍興化邵武寧盩通商建州鑄大鐵錢詔太平

興國八年
二月甲申

審泉福建汀劍等州及興化邵武軍先禁盩自今許通商官賣盩斤二十五先是民間少銅錢宜於建州鑄大鐵錢文曰太平通寶與銅錢並用

禁細小雜錢詔

太平興國九年八月壬辰

錢布之用以通有無輕重相權泉流不匱漢魏之後其弊蓋久國家即山鑄銅奄有吳蜀富姬周之九府法上林之三官而民俗之間犯

法者衆姦偽既廣耗細滋多自今內京及諸道州府宜申明舊禁不得雜用銅細小及鐵釘錢仍每貫湏重四斤半已上其細小錢雖限

一月內湏納官

罷齋南採珠場詔

雍熙元年丁卯

敦本抑末教化於是興行抵壁捐珠浮靡於焉止息朕祇承丕構綱
慕高風思欲崇尚儉朴革去澆競却難得之奇貨復大化之淳源宜
自我先以率天下其齋南諸州採珠

推盜仍舊詔

雍熙二年六月戊子

去年有司上請通行江浙盜商蓋欲均利於民而絕其犯禁者然變
法易制自古所難且行之歲時以觀其利害如聞罷推之後重擾於
民欲便時務宜仍舊貫合宜依太平興國九年七月己酉以前禁法

從事

復江榷貨八務詔

淳化四年
七月庚戌

先是言者以茶法未便商賈少利用令停廢榷貨許商人齎券沽茶山官以新茶給之申命近官東傳按行別立新制永為通規而商旅之間積習斯久頗憚江波之險各利風土之宜將徇群情宜仍舊貿其公江榷貨入務並仍舊貫行之

川陝酒稅鹽井諸色課利勿折金帛詔

至道元年
八月癸酉

西蜀經亂瘡痍未平常忠撫綏庭蘊安泰而為民禁暴尚復屯兵仍資筦榷以裕供億蓋非獲已良用惡為而或失中至於剥下則豈朕任人愛物之意邪其川陝州軍自今酒稅鹽井諸色課利宜令並據元額輸納錢勿復折納金帛

罷成州金坑詔

至道二年
正月乙卯

捐金于山前聖之誠德所寶惟穀舊史之格言朕羨太古之風不

貴難得之貨何必吉利徒以勤民其成州內處金坑宜停廢

令茶官不售者受之輕價出之詔

庚平二年正月壬申

如聞榷茶之所官不售者必鬻棄之斯可惜也自今第其品而受之輕其價而出之使物無棄而民獲利也

依任中正奏茶倉就便輸納詔

庚平三年七月丙申

山澤之征所宜公其苟便氓俗豈圖羨羸而言事之人不明大體務為訛革固恤蒸默特命使車往詢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與情已令制置茶鹽江南轉運使司並依任中正所奏

廢西京清酒務依東京例詔

景德四年二月乙亥

卜洛之郊久深俟望從人之欲爰示省廵務敦寬大之言式暢和平之化眷言榷酤寔有舊規且念二京本無異等矧三州之繁會極千里之浩穰期洽散謐宜削嚴禁其廢西京清酒務依東京例施行

鑄錢暑月收半工詔

景祐四年
四月己卯

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寬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工仍令本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備醫藥

榷酤不得增課詔

景德四年
四月甲午

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為永式自今中外不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

定奪司令三司行遣詔

景德四年
八月己酉

若榷之法流弊浸深釐改已來利謾豐美既規盡之斯定歸職分以攸宜其定奪司公事宜令三司行遣不得輒有更改

免稅農器詔

大中祥符六年
七月辛丑

閩市之征所以禁末業田疇之利所以勑力耕豈於稼器之中亦取而門之稅

放牛稅詔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己巳

農牛之力田畝是資念疫癘之所傷寢耕墾之有廢宜蠲市筭以助
蒸民諸處百姓買牛賣稅並放一年

令陳述禁利不得乞留中詔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戊寅

榷若之規若令已久固計入之素定非異端之可攻載詳言事之人
時進單辭之說始陳封奏必煩述于事端消究指歸多未詳于本末
自今群臣如有茶法便宜當令頭拜封章盡述條目下有司詳議施
行況金穀細務非軍國事機自合歸于職司非朕所宜親決今後所
有陳述不得乞留中或敢故違並當勘劾

令學士李迪中丞凌策同議茶鹽詔

大中祥符九年十月丁酉

朕思俾蒸蒸其登富瘠山澤之禁雖有舊章措置之宜慮復厚斂特
期惠物無憚從寬專命朝臣僉謀邦計俾共詳於定式庶俯洽於群

心宜令翰林學士李廌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凌策與三司同議茶鹽
制度俾茶園亭戶不至失所客旅便於興販百姓供用不匱明具條
約送中書門下叅詳以聞仍令榷貨務告示客旅應入中算射茶鹽
一依往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

弛解池鹽禁詔

天聖八年十月丙申

池鹽之利民貧所資近代以來官有榷法雖助經費之用未臻均濟
之方爰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恭元

減兩川綾羅錦綺等改織絹詔

明道二年十月甲辰

先王不欲以浮靡示天下今東西兩川上供綾羅錦綺透背花紗之
屬皆女工之蠹也其歲減三分之二改織絹以供用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三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四

政事三十七

財利

通商禁法詔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禁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甚甚民被誅求之罔日惟咨嗟官受盜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取犯者寃繫嚴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允若茲是以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為隔穿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茲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微然顛弛推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

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善於立異之人緣而為
姦之黨妄陳來謀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迩体朕意
爲

誠約臣僚言財利詔

皇祐三年正月庚子

朕惟古之善國為者使吏通不倦而公私兼足自頃食貨之法弊而
芻粟之價並倍縣官之費日長商旅不行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本
末相病吏緣為姦故詔近侍之臣考決本議令定已下利害曉白尚
慮輕肆之人陳述空言幸搖其端夫利百而法乃变令下而議不起
然後民聽不疑而憲度行為自今有依前事為議者並須究知始末
審可適用若其事已上而驗白無狀事効不著當施重罰布告中外
咸使聞知

令三司判官等

朕以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後可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大屈雖焦勞乎具食之間其特何所施哉故特詔輔臣置司於內以革其大弊而使羨利之源通流而不竭則庶乎孔子遼衛之言朕有所冀焉夫事專於所習則能明乎得失之源今將榷天下之貢賦蓋亦資之於有司能習知其事者焉則其所得必積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術若夫苛刻之論務欲駁削於下而歛怨於上斯亦朕之不取宜令三司判官發運轉運使副判官以及提舉鑾運便糴市舶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限詔到後兩月各具所知本職及職外財用利害聞奏仍令三司舉推科其不以時上者言財利可採錄施行者甄賞焉

朕惟理財之臣失於因循其法遂至於大壞而天下之貨芻蕪而不通故特詔輔臣俾之置司講求利病將抹其宿弊而更張之上以裨

於國下以足於民而或者不察以為專務苛碎刻削以超公家之意
茲豈朕之意哉然而商天下之衆智而集成之則理盡而不悖事行
而不殆于是利源道而富庶之俗成矣內外臣僚有知財用利害者
詳其事狀聞奏其諸色人亦許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條例司陳狀在
外者隨所屬州軍牧狀繳申條例司夫有言不酬不足以勸事如可
行何惜於賞如所言財利有可採錄施行者當量其事之大小而覈
賞之

置市易務詔

熙寧五年三月戊午

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往往折闊失業至於行銷
較販亦為較圖取利致多窮窘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
易務商旅物貨滯於民而不售者官為收買隨批當物力多少均分
賒請立限納錢出息其條約委三司官詳定以聞

誠厲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詔

夫仁閔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于衣食而有以養生送死此礼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勑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園囿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為政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抑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人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

斂之贏以為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

告諭民戶投納不依樣錢御等手詔

大觀元年五月十九日

錢為國之利柄以方圓銖兩而寄富貴貧賤之權若為衆庶所操則利柄失矣今淮浙福建官吏縱職縱姦弗戢盜鑄盛行有誤良民公然受弊其令監司相度以官錢為樣垂之市肆告諭民戶有不如樣限一季投納以一價五限滿不納加罪一等仍以所納錢更鑄補還出榜告諭使衆知之

川蜀錢引減價令運司分析御筆

大觀元年六月二十五日

川蜀四十二界以後錢引訪聞官司奉法不謹縱民減價慢令失職莫此為甚可令逐路轉迎司分析聞奏自今如繼而不治與同罪仍當重行黜責

陝西錢錢折二公私通行詔

向者西鄙亂常乍叛乍服與師間罪調度寔繁元祐以來交易善法
錢弊屢更物失其平恭庶重困荷天眷祐方內乂安累年子茲而錢
益輕物益重細民益以艱食至或流移失業不得以相生養朕甚憫
焉豈法禁之不修而兼并者擅其利也抑泉貨之不一而人自為輕
重耶事必復古迺臻康濟應陝西諸路舊係行使錢鐵地分並依元
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所有夾錫錢與大鐵錢一等行用不得
分別稱呼仍仰轉運經畧司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將逐處物價參
考創定多少之直務要反本不使騰躍敢有妄議沮格不承者以違
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見在錢錢更不改鑄夾錫河東路官恩當
二夾錫錢依此所有三當一小鐵錢聽仍舊令出惟行是為永法毋
或疑畏自抵罪誅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公私當十錢改當三詔

政和元年五月七日

洪範八政食貨居先食足貨通國豈民富人知禮節教化易興故食之與貨相輔而行生民之本政之大者漢唐之間錢幣屢變若輕重失宜必以為民害載在方冊難以遍陳自我祖宗用十錢為兩之制法度一定人心作孚百五十年天下蒙利比者建議之臣不深計利病輕於變法行之數年錢益輕物益重公私受害不可勝言物價騰湧細民艱食嗷嗷幾至失業姦民冒去盜鐵雲起重辟積下不能禁止朕諮詢群議博采民言皆願改更以平物價況為法之弊可謂極矣若不改圖害將益甚變而通之斯其時矣今朝廷內外府庫無慮數千萬緡議者或謂折閱數多有虧邦計朕念為民父母僅可以極弊使安元元庫府之損又何愛焉可自五月八日應公私當十錢並改作當三行使咨爾中外咸体朕意

約束小平錢與當三錢重輕均一詔

政和元年五月十七日

比以泉幣法壞害及閭閻盜鑄盜多物價翔昂民人漸食泉貨日輕朕不惜府庫數千萬緡之積一旦改為當三行使將以革為濫通貨財濟農桑平物價與民為悠久之利尚慮豪猾憚於折閱胥動浮言阻障交易懷怨沮法觀望再更不念遠圖唯謀近利可內自京戶外遠藍司郡縣悉心協力開諭撫恤勿事刑威務要小平與當三錢重輕均一無自區別使人致疑物貨既通公私皆利故茲詔示宜體至懷

見行鈔法著為令

御手詔政和二年九月十五日

洪範八政食貨為先理財以義則民富而國用饒先王之制也廼者有司不究本末不權輕重悉取鈔法妄意紛更致耗邦財民亦重困邊備空虛倉庫匱竭太師楚國公京還冠宰司圖制國用興植廢壞

以義置法愛日忘勞曾未期月間閭敘散一出于上公藏私餘上下
與足朕甚嘉之其今年五月以後應見行鈔法洎茶鹽法合傳載者
大小綱目具著為令上之御府領之有司以示甯國裕民之政傳之
永久堅如今石底幾姦人不敢妄行動搖以稱朕意

龍茶鹽立額應奉司江浙置局花石綱西城租課等詔宣和七年

十九日
十二月

朕祗綏不圖撫臨萬寓顧德弗棄水惟宗廟付託之重靡遑康寧眷
予兆民是為邦本比年以來寬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然姦吏
玩法而衆聽未孚有司便文而實憲不至蓋緣任用非人遇聽委議
興作事端蠹耗邦財依享土之名修營私之役漁奪百姓無所不至
使朕輒念元元若保赤子之意何以取信於萬方夙夜痛悼念有以
拊膺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絕應奉司江浙路置局及花石綱等諸

路非走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城相謀內外修造諸路採斫木植架
造局所並罷更有似此有害于百姓者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夫民
固常懷保于有仁朕於吾民每惧仁愛之弗至一夫不獲時予之革
摘要之修成聽朕指

蓄積

長吏令佐告諭敦勸儲蓄詔

乾德四年八月甲寅

時和年豐有國上瑞令三農不害百姓小康夏麥既登秋稼復稔倉
箱有流行之望田里無愁嘆之聲寔上元之疎休豈亦德之所致諸
道刺史縣令等職在養民所宜敦勸各令儲蓄以備凶荒尚慮下民
恃此豐登廣有費用或蒱博好飲或游惰不勤有一于茲是為弃本
倍宜約束無抵憲章所在長吏及令佐等當明加告諭使知朕意

令轉運使與長吏共計度積蓄

雍熙二年七月庚申

存救之術儲廩是
之其可及乎今豐

共計度之省察倉

三司歲具金銀錢帛等以聞詔

淳化元年十月辛丑

周設司會之佐以一歲為準漢懸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
國用之盈虛大行郡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自今三司每年
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等一本以聞

令董龜正秉駟陝西市易粟廣儲蓄詔

咸平四年五月丙戌

陝西今歲物價賤甚乘秋有秋可大實邊庾況宿兵遠戍不可無備
宜令兵部員外郎董龜正秉駟與本路轉運司增價市易粟廣儲蓄
以息編民疲輓之後

令三司議軍儲經久之制詔

咸平四年十月甲子

公邊堡障式造寇我歲屯羸虎之師日有資糧之費雖賦調無缺而轉餉頗勞永言疚懷不捨中夕况今混同文孰富山澤之利無窮農桑之業增厚將欲豐儲峙於邊鄙免飛輓於黎甿乃眷計臣寘主斯任勉陳良畫以副虛懷宜令三司衆官議軍備經久之制務今濟辭不致擾民條件以聞朕特覩覽

今江南荆湖兩浙造船團綱般起赴真楚泗轉般倉發運司不得撥綱往諸道詔嘉祐三年十一月庚寅

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歲漕資糧溢於漢唐槩經制之素定有常守而不踰六路所供之租各輸於真楚度支所用之數集於京師以發運司摺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南舳艤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得以少休近歲因循茲事從而遂廢吏緣為蠹人寘告勞比飭攸司遵用往則曠歲于此格詔未行豈發運

使不得趁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今茲請復皆本故常事惟爾職
稟則有謹其令江南東西荆湖兩浙轉運使限一年各造舶招添梢
工及駕船卒圍成本路糧綱自嘉祐五年始止令逐路據年額斛斗
般赴真楚泗轉般倉却運鹽歸本路發運司更不得支撥東河鹽糧
納往諸路

訪問齊州置社倉已施行後有若干百姓訴不便熙寧四年四月庚子
京東自春以來得雨麥苗茂好今夏必大有收常連歲豐穰粒米狼
戾之際朝廷正宜廣謀蓄積以待異時之乏勘會去年齊州等處置
社倉內齊州已施行後有若干百姓經朝廷訴不便以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五

政事三十八

賑恤

借義倉米不俟上言詔

乾德三年三月癸酉

比置義倉以備凶歲救黎元之不濟宜出納以及時若俟上言�乘
賑卹自今人戶欲借義倉充糧食者委本縣具災傷人戶申州州司
卽與處分計戶賑貸然後以聞仍令及時抵依元數送納至時如別
有災沴亦當更與寬限或人戶眾多義倉賑貸不足亦當具數開麥

別議發廩充給

遣使賑給虔吉等州民詔

雍熙二年四月乙亥

朕撫御寰區惠食於庶幹憂勤而是切在夙夜以遑寧南方數州尚
罹旱歉雖行賑貸未救疲羸更均推食之恩以表愛人之道遣監察

御宇安國禎等乘驛至彼與長吏察其人戶闕食賑給之仍以發廩
減價出糶因令訪察郡縣官吏為政善惡民間利病以

賜澶州北城軍人百姓詔

淳化四年九月丙申

近者橫雨霖霪長河湍悍果致懷襄之害存罹督墊之災壞居人之
室墮陷州城之雉堞覽奏驚嘆久惕靡遑蓋由知州郭贊苟務貪榮
不圖禦患使萬井之邑坐成污瀦一方之民化為魚鼈已遣御史推
鞫當議寘於嚴科應溺死人戶每人給千錢為棺斂其缺食者發倉
粟賑濟其屋稅並與除放

令兩浙益牧卹百姓詔

咸平二年正月壬午

如聞兩浙經旱州軍賑糧甚至民不流亡宜令官吏益加救卹毋致
失所其迫此飢饉為竊盜者原其本情蓋非獲已如不至傷殺宜令
從輕斷罪俟秋復常

賑卹河北抽軍馬罷抑陣使首不給官詔

庚平四年十二月庚寅

如聞河北州軍近日已來載價頗高民食有闕已命使便宜賑卹又知轉運司以定州芻糧乏少令民戶轉餉朕甚憫焉其定州及難得糧草處城寨宜遣內侍副都知寶神贊與部署司同議抽移軍馬所期漸息飛輓以蘇疲瘵其三路步署排陣使等並停罷抑陣使軍職自觀察而下應不急之官悉減省赴閼

貸口糧與溪洞詔

大中祥符三年二月乙卯

昨遣孫正辭招撫夷人如聞兵入溪洞積聚廩庾多經焚蕩彼雖彌彌然亦吾民慮其之食宜令轉運使貸以口糧無使失所

命陳知微等巡撫淮南兩浙路災傷詔

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卯

朕以耿躬築于洪葉萬方在念中夕靡寧敢怠焦芳幸期豐楙春惟淮甸迄及江吳去秋已來民田薄稔慮穀價之騰踊致吾民之阻饑

雖復蠲其賦租振乃倉廩尚慮收寢未盡於惠康則求蒸鑿何望于
昭濟故命朝著往數至懷宜令知徵等至逐州軍按視糧缺之處規
度轉給因察訪巡檢使臣能否有弛職者換易以聞

約束提轉賑濟詔

天變流行治古不免民無捐瘠賑救是賴比歲蝗潦野有飢殍朕所
哀痛並令撫存蠲常賦之科貸公廩之粟分遣才幹具為拯救不急
之務多少裁罷納隍軫憂蓋云至矣憲親民之吏深体此意採荒政
之前典能疚心於事周勤念恤惄切營度如父兄之奔迫治子弟之
疾苦恐有不獲全濟於重困哉如聞頗同常務未婢經畫視禦食之
衆微惻隱之念忘其阽危轉死溝壑或鬻市其所愛或陷食其遺棄
方春發生群物欣豫迺令吾民惜恤如此甚非所以虔付畀之意也
轉運使提點刑獄其悉乃心督責州縣長吏以下動撫疲羸多方賑

濟疾病者傳之醫藥單少者厚與安存無仰轉亡積傷和氣仍察宦
吏有能盡力全活人命者具名以聞常謀優獎其不稱職以致流移
亦具名聞必行顯黜承詔之臣施設方畧固當稽輕重明賞罰勉于
惠政稱朕意焉

蠲復上

寬恤揚州詔

王者代罪弔民戡難既清於氛祲班師振旅推恩宜及於幽明朕親
御六軍已平涿壘念丁夫之役力冒矢石以捐軀或軍民曾被於脅
從或部曲尚懷於反側俾遂來蘇之望爰行在宥之恩應揚州城下
役夫內有死于失石者人給絹三疋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倍加安撫
屍骼暴露者仍令使臣收瘞城內軍人及李重進元隨軍家口骨肉
並與放罪逃亡者聽于所在首身押來赴闕

於蠲沙門僧行戶賦稅租詔

建隆四年十月丁未

登州沙門島土居人戶等米居客墺皆出王租凡聞自脩舟舡般載女直鞍馬略言勞役宜示矜蠲應所納逐年夏秋賦租趨錢及公徵泛配諸雜名目物色并州縣差徭今後並與免放其沒馬回舡上木植自前多被州司抽納今後並湏給與

免夏稅詔

乾德二年四月己酉

古之為國者凡有災沴必示蠲除慮一穀不登則百姓失所屬自春夏時雨尚愆深念黎元失於播種所宜優卹俾獲昭然應諸道所徵今年夏租委在處長吏觀民田無見青苗者與放免

蠲歸陝州秋稅詔

乾德二年十二月

朕以孟祖潛結并汾欲澆疆場將過亂常之寇爰興問罪之師唯此二州最隣寇境軍旅所逼供億者寔繁宜示優恩用蠲常賦應今年

秋稅已降指揮除放其已納及供給過易粟軍備並與折來年租稅
仍令長吏明加告諭令知朕意

免荆南新檢秋稅羨數詔

乾總三年正月乙丑

昨者問罪西蜀巴克夔州襄漢之南暫有差役行清秩尋別議撫綏
近降指揮委轉運使張永錫荆南觀察使判官李士衡將本府夏秋租
稅元徵寢數為額其新檢列羨數並與放免俾令均濟冀速舒蘇如
聞不體憂勤輒拋耕種言念民庶深軫朕懷詔到便可遍相告諭歸
復田園仍令長吏倍加安撫

罷忠州等處

古之善為國者薄斂於民故有閑歲而不征市塵而不稅自後貸賑
人口算繕錢役責日繁下不堪命朕自臨寓縣務恤黎元雖未能致
無為之治復上古之教又豈忍無名加率于民乎自今忠州等處應

偽蜀日以魚膏餉其筭者悉罷之

蠲放西川諸州夏稅詔

乾德四年二月申子

收復以來屢免租賦尚恐凋弊之俗耕核未全更議蠲除俾令安詳
今年夏稅并沿徵等並蠲其半無者全放

罷義倉詔

乾德四年三月癸酉

朝廷比置義倉以輔百姓蓋防歟歲用賑飢民訪聞重疊供輸復成
勞擾俾從停廢以便辟情其群國義倉並罷之先有乞限送納者並
與除放

除放西川欠負詔

乾德四年八月丁酉

朕自下巴邛繼行恩宥務去煩苛之政俾蒼疲瘵之民尚念國家之
歲賦常租猶蠲免臣下之倍稱出息豈可誅求應西川人戶而日前
有負偽蜀臣僚博放出利錢帛詰到日並與除放如或元非出利及

今後別有逋債不在此限所在長吏偫錄詔書以諭管內百姓

放稅詔乾元五年七月己酉

夏秋以來水旱作沴言念民瘼恐致流移委諸州府長吏預告人戶
有災傷處並令放今年稅賦

免霖雨河水損敗田夏租詔

暑雨滂沱隄防泛決行潦所至苗稼用傷憂民方軫於焦勞常賦宜
從於蠲免應諸道州縣民田有經霖雨及河水損敗者今年夏租及
公徵物並與放免

罷廣南僞政日煩苛率配詔開寶四年十月丙戌

廣南道諸州久隔風化重罹弊政既苦無名之誅欲遂令比戶以流
離言念凋殘良深愍憫方蘇遠俗宜示明恩應僞政日煩苛率配并
諸司官務納課夥占人戶並與除放及先歐率統軍百姓並放歸農

其逃亡人戶委長吏招諭各令復業仍倍與安撫

河決損苗除放詔

開寶五年六月丁酉

近者天作淫雨河決橫流合為特災害被秋稼所宜蠲復以憲因將應公河人戶委所在官吏倍加緩撫仍具損傷苗稼以聞常與核覆等第除放

西川兩稅折帛依時估詔

開寶六年六月壬寅

朝廷方覃惠化用泰寧區然念遠民所宜軫恤應西川管內州府軍縣自今將兩稅錢折足帛者並與依逐州三旬時估折納

招諭閭封流民詔

太平興國七年二月庚午

閩封府管內近年以來蝗旱相繼流民既衆曠土頗多蓋為吏者失於撫綏使至於是天災所及隱匿而不以聞歲調既興循常而不得免編戶遂成於轉徙大田乃至於汙菜深用疚懷不遑寧處仰申惻

隱別示招撫宜令本府設法招誘並令復業只計每歲所墾田畝免
秦輸稅至五年復舊舊所逋欠悉從除免限百日許令歸復違者其
系土並許他人承佃便為永業歲輸租調亦如復業之制乃於要害
處粉壁揭詔書示之

展開封府輸租限詔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戊午

開封府管內人戶等竢雪初霽泥淖頗甚輸租於上齋運差難宜於
常限外加半月

北界歸明人遣使護送西京許汝間給田詔

建炎三年七月壬午

應北界歸明人戶等朕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與弔民罪伐之師示極
溺救焚之惠爾等久居異地類喪華風載嘉歸嚮之誠宜申惻恤之
憲其人戶等先令分處并代州今遣樞密都承旨楊守一等速於西
京給開田處之如分布未盡更置於許汝間所分之田便為永業仍

免租役州縣常安撫之

敵人入寇後推恩詔

雍熙四年正月丙戌

朕恢紹丕圖撫綏四海不敢暇逸常懷戰兢幸屬書軌曾同歲時豐
稔而邊固擾攘故犯封疆俘掠人民焚蕩虛含農桑廢棄閭里為墟
言念生民罹其荼毒為人父母寔功痛傷宜覃雨露之恩以表君親
之惠應行營將士因陣斂不利捐棄印兵潰散者並不問罪各依舊
兵籍收隸應法邊城堡曾為契丹攻圍其中將校備禦有功勞可紀
者委逐處分析聞奏當加旌賞軍人歿於行陣及百姓被契丹殺害
無主收葬者所在破官錢理瘞軍人除賙贈外特支半年廩給死事
使臣將校子孫並與錄用應緣契丹入界草寇因而聚集及逃亡軍
人曾行刦掠者並擇罪限詔到一月許於所在陳首軍人依舊隸軍
籍百姓並令歸農限滿不首即論其罪應經契丹剽掠處人戶雍熙

三年以前逋懸租調並與除放仍更給復三年不絆剝掠者亦與免從前租調仍更給復一年朕撫理失中委用乖當是使邊陲之俗陷于塗炭之災咎由耿躬禍及黎獻永言痛悼切忘于懷

敵人退後放河北公遼州府殘欠稅物德音

端拱二年二月癸丑

門下朕恢繙鴻圖撫臨兆庶務致生靈之富壽啟辭宵旰之勤勞寰區幸獲於治平時歲屢覩於豐稔豈期強敵縱犯封疆俘掠戶人焚盪廬舍農桑失業并邑為墟殘民暴物之祿既經生聚于育君臨之道寢切痛傷宜在宥以覃恩用推誠而布惠應公遼州府軍縣曾被契丹攻脅城池處其中有軍負將校顯立功勞者宜令逐析聞奏當議別加酬獎應選上契丹曾到處有軍人歿於行陣及百姓被契丹殺害者有主者各令識認無主者並仰逐處官吏速差人特破官錢埋瘞死陣軍人在營家口賙贈外特與依舊支一季請受應發於王

事使臣及禁軍廂軍將校若有子孫並與等第安撫應河北因契丹入界有草寇接便聚集并逃散新舊軍人及曾行刦掠人戶者並特放罪限兩月內軍人許來首身仍舊軍分牧管百姓許來肺業倍加安撫限內不來首身者復罪如初已捉敗者不在放限應契丹兵軍入界已來營移人戶等宜令所在官吏及巡檢使臣並即招喚歸業倍加安撫其敵軍駐泊縣殘深處人口平塞軍祁州天威軍平安軍易州威虜軍靜戎軍保州定州寧邊軍鎮州邢州趙州已上一十三處應係欠端拱元年終已前夏秋稅物等並特與除放除該雍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德音放稅外仍更免三年夏秋稅物并公納物色其曾經契丹剽掠不是敵軍駐泊縣殘之處人戶瀛州霸州平戎軍代州岢嵐軍洛州莫州雄州已上九州亦與除放端拱元年終已前夏秋殘欠外除該雍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德音放稅外更特與除

放一年夏秋稅物并公納物色應河北州郡契丹不到處及北州府
忻州寧化軍破虜軍嵐州定遠軍乾寧軍翼州滄州已上八處並與
除放端拱元年終已前殘欠稅物於厥朕受命乾坤為民父母寧欲
默首陷于非辜豈代有之災遼當繫乎分野將寡昧之德不能寡乎
穹是責躬自思恭元何罪寢食無忘惕厲增深難行雷雨之恩莫盡
哀矜之意凡爾中外當體朕憤

招誘流民復業給復詔

淳化四年
三月辛亥

先是招誘流民俾之復業五年後始令輸租調如平民淮南兩浙等
處五年外只今輸十分之七所以勞來安集欲躋之於仁壽之城而
祁寒處雨不免於怨咨秋種春耕便謀於轉徙國計虧損何莫由之
人之無良一至於此宜申約束以革頑嚚應諸州逃民限半年悉令
復業特與給復一年限滿不復即許人請射佃作除墳塋外便為永

業自今逃亡者亦以歸半年歸業為限先給復五年者並如舊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六

政事三十九

勅復下

除欠負詔

淳化五年四月壬午

昔漢文帝有言我為天下守財者聚蓄之廣蓋資於邦計出納之吝
寃繫於司存儻嘗鬻之謹嚴必府庫之充溢貨幣何由而虧損胥吏
不得以為姦宜申盡一之文別立自新之法應天下主吏先條欠錢
帛物四十五萬緡足斤石並除之自今守藏掌庾筦榷等吏虧欠官
物並責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

放運糧士卒

至道元年十月己卯

西鄙運糧蒸庶勞弊近遣諸軍轉送所以息民今嚴冬在候士卒亦
宜放歸仍賜緡帛

趙保吉授夏臺節制諭陝西詔

咸平元年正月辛酉

近者銀州觀察使趙保吉先節布誠奉章修貢賴謹守藩之禮與家
錫壤之恩朕以障塞之間師徒久聚閭輔之地饋餉為勞情宣佳兵
道先榮遠俾繢舊服作鎮夏臺今已降制授保吉定難節度夏銀綏
宥靖等州觀察抑蕃洛等使兼賜手詔今鎮撫蕃部控制邊陲務使
盜寧分我憂寄保吉忻然承命體此推心靈州道路既平往還無阻
亦令招集戶口勸課耕種期於歲時必致康阜宜令陝西轉運使及
諸州軍府監官吏告諭部民自今不復轉送軍備至靈州清遠軍咸
俾安居勿憂重擾其至道三年秋稅逋欠並與倚閭逃戶依去年七月
二十七日勅招誘歸復其因傳送逃移者限一月日歸業給復一年
亡命山林聚為盜賊者限兩月內許其首露限滿不至復罪如初

遣使諸路按百姓逋欠籍志除詔

咸平元年四月己酉

先帝席闔御極約已度人每推赦宥之恩皆有蠲除之命而有司不恤尚或斂收致吾蒸黔未憇愁歎宜遣使乘驛與諸路轉運使諸州長吏按百姓逋欠籍悉除之

討王均免遂果閬州稅詔

咸平三年九月丁酉

昨命王師討戮均賊眷言民俗咸有供湏訪聞陝路遂果閬三州最近西蜀科役稍煩而果閬加之水潦不有於貨曷蘇疲氓其三州今年秋稅宜免十之三

強壯戶稅賦不得支移詔

邊防未弭遂募鄉兵難去故土足傷和氣應諸州點充強壯戶稅賦止令本州輸納有司不得支移

令消曹許

京輔供輸雜徭常例道途往復方屆祁寒特軫朕懷式從民便消曹

許鄭等州所納易粟並輸本州不湏至京

河北諸州軍租稅並本處送納詔

大中祥符年三月乙

邊候載寧戎車已戢恩威力從惠綏奉元別乃河朔之區賦輿所集均輸鄰郡益有勸規屬年穀之屢登領軍儲之有裕免茲轉餉以阜吾民其河北諸州軍租稅並令本處送納

諸路夏稅止於本州軍輸納詔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庚辰

版圖之廣賦調方興尚慮有司或稽舊式資一時之經費俾鄰郡以均輸况朕猶之屢登庶恭民之從便宜嗣力役用示朝恩應諸路今年夏稅止於本州軍輸納

鄆州牧馬草地給與見仰戶詔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辛酉

汶上兗區東巡所出比從行度用慰來蘇苟芻牧之是資虛農桑之失業特敷朝旨永惠斯人其侍御史裴宗元比部郎中遠逢吉群數

判官李克勤等所據鄆州牧馬草地並特給與見佃戶所酒放牧地
別經度以聞

河中京兆府陝同華州倚閣交稅詔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甲子

閔輔之區版圖斯廣厲收成之在候固賦斂之有常乃眷吾民良深
軫念特加矜察式示優寬應河中京兆府陝同華州今年秋稅納外
見欠並准倚閣

除兩浙福建湖廣身丁錢詔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壬申

朕臨御萬邦勵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務敦於寬
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江浙之區介彼東南之城而自祖宗恢
復教誥數去率數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泰編氓然
計口算絹尚存於鈔制治財吝納仍限於歲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
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廣南東路身丁錢並特除放

倚閣河北見欠去年秋稅詔

大中祥符五年三月戊寅

陽存在候農事方興河朔之間賦輸是急屬比勘分之際特申卽隱之懷河北諸州見欠去年秋稅並宜倚閣民有拖稅逃者委長吏招誘歸業倍安撫之

戒約調夫有工役並取實役人數調

乃眷黎民載勞櫛事立役之無度慮重擾以為姦式示以勤緩特頒明詔宜令諸路自今除常例合調民夫外如別有工役湏至差撥者並須取實役人數調訖其事以聞如因緣妄有差擾下即聞奏當重寘其罪

罷淮甸和糴詔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癸卯

淮甸一方頻年薄穫如聞今歲方庶有秋恩致阜康必存矜恤其本路和糴並悉罷之

寬陝西民力詔

康定元年
二月丁未

近以氐羌不懷亭候多警宿兵遣戍增壘僕工築貌相仍供調發出
深慮久安之俗或傷無藝之求重困吾民寔乘邦憲宜令陝西安撫
使韓琦與轉運使同相度如科糧草數目遇多仰量民力速行蠲減
或未至乏絕處展限夏秋輸官逐處修築城池所調丁夫仰轉運使
具數以聞常議特與優靖州縣官吏如固科配及點兵修城緣軍調
調發而受財者聽諸色人論告之昨點禁丁壯止欲防護城池不刺
手而除教習外毋得別有差役若姦惡之人妄作扇搖委所在挾捉
以聞

除放倚閣稅賦詔

慶州
八年

朕躬據庶政之緒勤恤蒸民之生思道泰初以寧群品而休詳未應
灾沴存葬四方多愁蹙之嗟百姓被荒離之苦每思旰仄靡忘焦勞

比嘗發錢命吏報原給復救存之餉至出朕心尚虞窮困之餘猶多
欠負將廣息民之惠益推弛責之恩應四京及諸州府軍監慶麻八年終已前倚閣稅賦並與除放仍令轉運司遍行指揮

減漳泉州興化軍丁米詔

皇祐三年十一月辛亥

漳泉州興化軍自偽命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者不能輸服甚閼
之自今泉州興化軍舊約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戶減
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八升八合客戶減
五斗八升八合為定制

放陝西河

比以邊事未寧勤師備禦屢攻屯聚版築要衝本以保民恐罹驚擾
今黠羌敵戰堡障粗完敷惠還詆宜申誠飭使安職業敦勵農耕應
陝西河東諸路人夫保甲見拘役者並放歸家使就完養自今後非

邊烽警急及專奉朝旨外並不得輒有追呼不卹罷勞妄興力役如
敢違犯並以違制科罪

約束科率御筆

政和二年八月十日

古我先王綏厥兆民一夫不獲時予之幸朕嗣守祖宗鴻業休養生
息四海泰定夙興夜寐罔不惟民之承比年以來詔令數下訓迪戒
諭毋得驟動捕告之修不匿厥指吏輒託法自便廢格違戾奪其農
時害其常生役使無藝輸納不時科率誅求於中下之戶賦斂積欠
於一日之頃更緣為姦丐取公行上下蒙庇莫能自伸至或流移轉
徙朕甚憫焉書曰民非后罔克正以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其令諸
路監司檢舉前後不得科配率數差雇假借製造紐折之類條詔申
明咸使知之自今敢有違者罪加一等吏配二千里即以為
利以抑勒為情願罪亦如之因而乞取以自盜論贓輕配十里若陳

訴而不為理真者徒二年其大觀二年以後許改產及和預買指揮
可更不施行

委監司行下所轄州縣當職官湏管於收成之前按視被水

去處詔政和八年九月八日

訪聞東南被水州縣惟下田不收至於高原廣野多稼如雲素號瘠
薄今亦倍收深慮被水下田雖有赴訴之限然阡陌溼沒州縣既視
登耗定奪失寔則貧民下戶臨時無告高厚所收不知檢察仰逐路
監司行下所轄州縣當職官湏管於收成之前躬親按視毋得失寔
以致斂取不均違者互察以聞

應被水人戶官私房錢自遷出日免納候復業依舊詔政和

八年九月八日

訪聞東南被水州縣居民屋宇被渰浸者往往遷徙他處下戶失所

不能自給應被水州縣曾經渰沒人戶合納官私房錢截自遷出日
並特與免納候復業日依舊官司檢察務在得實

恤窮

奉行居養等詔令

崇寧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天下承平日久民既庶矣而養生送死尚未
能無憊朕甚憫焉今雖寡孤獨既有居養之法以厚窮民若疾而無
醫則為之置安濟坊貪而不葬則為之置濟澤園朕之志於民深矣
吏不奉法但為文具以應詔令並緣為姦欺隱驗擾元元之民未被
惠澤朕夙興夜寐惻然于懷其令提舉常平司與監司守令悉力奉
行毋或違戾其有失仰勅罪以聞若侵擾乞取減刻或故為隱漏
或因而科抑罪輕者以違制論

開封府置居養安濟御等手詔

崇寧四年十月六日

京師根本之地王化之所先錄寡孤獨與貧而無告者居養之法施
四海而未及京師遠失自近及遠之意今雖有福田院所養之數未
廣祚寒餒者窮而無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朕甚憫焉可令開封府
依外州法居養錄寡孤獨及置安濟坊以称朕意

監司分按居養安濟漏澤詔

崇寧五年六月十一日

朕述追先志作新法度昨緣星变恐惧修省不敢自以為是乃詔有
司審量可否詳度利害改其未便者以承天休訪聞小人乘間觀望
全不遵奉已行之令公然弛廢懷害政如居養錄寡孤獨漏澤園
安濟坊之類成憲具在輒廢不行監司坐視不復按舉天之窮民朕
所矜恤頗聞失所其何以上當天心乎仰監司分按本道舉行如法
有違慢覩望不修厥職者按罪以聞必罰無赦司失監於按舉令御
史臺彈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居養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御筆

政和二年五月

鰥寡孤獨有院以居養疾病者有坊以安濟死者有園以葬王道之本也詔令具在而吏不奉法輒望廢弛至或撤屋鬻器藉棄孤老甚失患養元元之意其令轉運提刑司條具廢弛事狀及違法官吏以聞自今敢有廢法以違制加二等論即不得接便過為驗投仍並依大觀三年四月以前指揮施行

居養安濟漏澤事務仰監司庶訪分行所部按察御筆

宣和元年

五月九日

法以立政政在於人吏慢不承法為徒法頃以孤獨鰥寡不能自存為室廬衣食以居養貧無以葬或遺棄水中為圈以收瘞疾恙不能自救為之醫藥憫仁元元意甚篤至法令具在歲久浸忘比覽四方奏文吏趨目前無一吏稱述居養漏澤安濟者士失所守廢法自便

不知尊上惠下罪不可貸仰諸路監司廉訪使者分行所部按吏之不虔者當重寘以法胥吏配流千里若失按容庇其罪依此

宋朝大詔令集卷第一百八十七

政事四十

憇撫

即位諭郡國詔

建隆元年正月丁巳

帝王之興庶數先定非一人之天下唯百姓之與能朕委質周朝逮
予三主東征西討十稔于茲誠無納釐之功粗有勤王之節自承顧
命同戴嗣君厲并寇之代喪引強鄰而內侮朕躬膺詔旨出珍杖氣
六師方次於近郊一夕遽生於大變告予以丹商之事謂予有舛夷
之功注矢橫戈勢不可遏遁赴無地逼迫歸朝輔臣共迷於謠謠少
主自知於運命雖慙二帝之揖讓且殊三代之干戈勉徇樂推已升
大位况市不易肆人無間言造我新邦繢周舊服卿等素懷勲業共
鑒興亡厲予受命之期勉乃事君之節永圖共理別俟酬庸

即位賜諸戎帥詔建隆元年正月丙午

朕被膺外禪奄宅中區知為君之難集寡昧責致主之效而屬在勲
賢卿任重懋成功高衍社體天人之合慶保帶礪之殊庸肅爾封盤
副予倚注永惟通變當體聽懷

手蜀諭西川將吏百姓詔 乾德三年正月

今月二十四日通事舍人田欽祚至省王全斌等以蜀主降表來上
者孟昶不思遠畧自構厲階潛繕并汾欲犯盈場顧惟京德豈賴佳
兵湏興時雨之師以討不庭之罪而昶為蒼生而請命馳單介以輸
誠舉國來降來身自詣既息干戈之役而免興玉石之嗟汝等或武或
文效官州縣陳力陣行邊戍將卒及耆艾紹黃昏事爲庭久淪汚
俗載被同文之化諒符僕后之心方示撫綏勿懷憂慮即覃恩宥俾
遂沾慈凡爾士民當体予意

平蜀諭郡國詔

朕君臨萬國子育黎元常思去殺以勝殘豈猶興師而動衆昨者蜀川孟昶潛啟姦謀蠶書屢給於并汾金革欲侵於疆場是用命其偏將討彼不庭統申三令以徂征不待七旬而來格厲階咸削汗俗惟新卿屬我偃戈與吾同治聞茲底定諒切同報

答田錫上疏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辰

田錫所上書言事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居言責之地不為從諛得爭臣之風深所嘉尚然邦國之事朕慮之甚熟至於興師伐叛尤徒殺役皆有理而為之且非無名之舉也頃以交趾一境篡奪相繼廣南轉運有奏狀聞言其主帥之家枉被賊臣所害亂靡有定民將疇依朕以其累朝以來修貢不絕為人上者忍不救之爰命偏師往安彼俗既不貪土地又尋罷干戈且如京師閑田地勢空下不可樹藝但

為汚蕩因而鑿池以停水潦且陳戈船戰艦春夏講習水戰用威四
裔寢居有壯麗之稱都人得行樂之所執畚鍤者悉下軍城卒未嘗
調發編戶妨奪衆工若乃髡鉗之刑前王所用比之刑罰益有等差
朕以殊死之囚廢其斷頭之戮俾設此法以全餘生蓋免錢質之誅
且非炮烙之酷其餘申明經制皆是舊章厲茲承平漸期振舉塞謗
之節鑒寐不忘自今有所見聞無辭獻督之任蓋出於朕意追思盡
忠勿贅於汝職故許詔示武嘉乃誠

答魏羽望書

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甲午

知制誥魏羽所上書言事具悉汝朝有著位身為王臣恥効衆人之
從諛遠慕昔賢之骨綱爰因按讞有所見聞飛章奏論馳傳來上朕
頗駁其事即令薄責咸以條對厥有端由郭震守官十年抱嘗訓而
難督催能事未久緣近詔而當核有司循舉規繩事狀明白汝恐下

民之無告慮小吏之為姦遠有指陳不畏強禦嘉尚之意再三不忘更務頌諭以副虛行

秦王盧多遜賤逐謫西京軍人父老詔

太平興國四年四月丁

近以兵部尚書盧多遜身居輔弼心恣回邪交結藩王窺同君父咀咀不道所不忍言有司定刑外廷集議若循三尺之法合行亦族之誅尚念嘗求鈞衡久居廊廟五刑之設不及於大夫四裔是投式禁於體憇貸其極典示我深恩其盧多遜已削奪官爵并一家親屬配隸崖州禁錮立赦不在放還之限期間以上親屬悉以配隸邊郡餘從百官所謀施行其秦王廷美已勒歸私第房供給並從優厚秦府親吏及私署人等並以分配諸處及停罷外更不問罪有敢以它事陳告者以其罪罪之朕敕叙衆方委任非當有弟若此為兄失教之使然有臣如斯居上不明之所以包羞忍愧靡敢自安凡爾

軍民深體茲意

令長吏延見耆德高年訊民疾苦詔

大年

養老乞言三代之達道興廉孝兩漢之舊章而故道人振鐸以採詩
刺史塞惟而按部省方所及必存間百年行春所至亦延見三老刺
為成典可舉而行自今仰諸路州縣長吏或部內有耆德高年為鄉
里所信重者並延見訊民間疾苦吏治得失退而改之以稱吾意

責候汀諭宜融柳三州部內安業詔

雍熙四年二月辛卯

宜融柳等三州部內百姓及蠻界戶人等朕繼承皇極臨御萬邦懷
育之恩惟恐不至矧於遠俗尤所矜懷前知州贊善大夫候汀委以
方州殊無政術不能安集但恣侵牟致此蠻夷肆為驚擾重煩師旅
始獲平寧蓋由絃輯之無方遂致黔黎之被害其候汀已行降黜汝
等宜盡革朝旨各務自安悛革前非保全生業苟或不遵撫諭尚敢

陸梁嘗議勦除使無遺類

契丹攻劫罪已寬恤遼州詔

端拱二年
二月癸丑

天生

缺

舊式有七德固戢兵而是先朕受天元符為

人司收大小之務咸所躬親遐邇之民均其撫養而年歲屢豐叅庶
小康其鬼方之戎控弦入寇疆吏來告居民弗寧戌卒多懼於兵烽
蒸人半委於溝壑耕桑失業井邑為墟強敵以奔如蚕癘之既逐狂
寇所入固荆棘以自生念之痛傷豈忘鑿寐用覃肆肯之澤以推引
咎之誠應河北沿邊州府軍縣曾為契丹攻劫云云朕居上不明禦
戎無策保鄣雖設蔑聞藩籬之固廟堂非遠曾乏樽俎之籌 得
以無厭赤子以之併命貢躬罪已不敢遑寧痛心疾首莫斯為甚莫
上天之悔祸監京德之知非當謹封畱克安全聚庶瘡痍之甫起亦
仁壽之可期凡爾庶民宜體茲意

遣使巡撫詔

淳化四年
二月己卯

朕奄有萬邦訖於人上夕惕若厲視民如傷四目遠鑒尚慮凝旒之
敝一物失所必軫納隍之憂去年已來饑亢滋甚江湖淮陝最被其
災既荐飢人則艱食爰開廩庾以救流亡常平之粟屢空轉徙之
民相繼頗恣攘奪多罹刑辟繫狴牢者既衆斃枯木而亦繁富官者
謹守科條不虛好生之意按察者專務循默罔伸刺舉之文盡然疚
懷明教不採用擇通方之士俾宣欽恤之仁韓授等所至之處可勞
問疲羸申明詔旨首詢獄犴周訪憮聲招集流亡俾安其所尋揚望
過使得上聞刑辟之間哀矜為務率從輕典寧失不經有可以惠茲
下民悉得以便宜從事官吏有罷軟不勝仕苛刻不撫下上言所行
詔令有所未便等事咸宜條奏附疾置以聞布告吏民當體茲意

蜀盜平罪已詔

淳化五年
九月丁丑

朕以非德獲嗣丕基百姓未康每軫納隍之慮四裔雖泰帝先馭朽
之懷冀致時雍期黎理定茲兢業業不敢荒寧惟彼蜀川素為舉土
文翁之化子是在焉本為禮義之鄉不識干戈之事我國家創業垂
統踰三十年乃勝一方肅然安靜近者盜興隴畝連陷州城保據溪
山肆為剽掠每念及此盡然傷懷靜言思之非民之咎蓋由委朕任
非常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知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
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虔剝之苦所不忍言尚賴穹昊降靈祖宗
無祐兇徒就戮餘黨已平朕所以中夜耿懷明發增惕重念顧回吁
夫尚無武道蓬萊下士亦盡知非况朕君臨萬方子育兆庶念茲失
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典雖既往不咎乃前典之格言而罪
在朕躬亦先哲之垂訓而今而後庶或警省爰班罪之文已用示位
率之旨凡爾民庶國體朕懷

全魏罹寇戎巡幸撫寧詔

成平二年十
二月丙寅

朕在宅中守茂育群生眷全魏之部封罹寇戎之侵軼念茲瘡痏惕然疚懷爰整師徒幸來巡幸與吾蒸庶咸遂撫寧應驚擾流移人戶詔到日各復本業當別行優恤仍委所屬州縣倍加安撫

遣向敏中等宣撫河北詔

成平三年六月丁卯

兵威未戢邊候多虞主師効戰守之勞邑居苦饋餉之役每念及此予懷惻然臨遣大臣特加轉問宜令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充河北河東緣邊宣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克叟充副大使按巡郡固存慰士民式宜寬大之恩副此惜怛之意

河決遣張舒等安撫京東詔

成平三年八月辛亥

朕司牧萬民躬親庶務所期編俗咸保大寧而大雨時行洪河泛決脊言蒸庶闐致流移疚于朕心當食與嘆宜遣太子中舍張舒供奉

官閭門祇候張禧往京東路遍加安撫應河水漂沒沒移寓他所者委長吏倍加存恤無令公私侵擾

賜環慶節署以下詔

咸平五年
月壬辰

蠢茲醜類來犯邊州衛居寢等營堅志勤齊驅義勇內堅城守大挫
兇狂已示優恩式旌竒効爾等遠分邊寄咸負壯圖更勵士心竚平
種落策熟加賞予撫各焉其擒獲遞賞與一旅先降勑命

曉諭東京官吏將校僧道軍民詔

景德元年
二月癸未

昨駕前大軍頓澶州城北前月二十一日蕃兵忽來奔衝尋量出軍
馬當求時退今月一日據德博州各遣人入奏蕃兵已移寨近遼東
北而去三日又有從敵寨走來百姓石典等稱蕃兵已奔近北去又
北面都部署王超等遣副職張禹吉殿侍劉滑走馬入奏部領大軍
相沃至駕前會合鄆齊濮等州巡撫使丁謂奏捕到細作稱微界遣

百餘人逼東河南虛構言詞扇搖人戶朕以強寇犯邊生靈是念親
提銳旅直抵澧潤大軍合勢以南來凶醜應時而宵遁如聞嘉詐委
有動搖宜命近臣往宣事寔覩茲寧勿復驚疑靜候俟安撫軍民即
還京闕今特命給事中呂祐之齋勑榜撫諭西京亦依此降下

諭河北諸州詔

景德元年二月戊申

朕嗣守洪業于茲八年宵旰忘勞夙夜恭已萬機在念深惟取朽之
言一物未安必軫納隍之慮冀洽承平之化以臻富壽之期頃者命
將出師防秋護塞河朔之地歲屯重兵轉餉廢於耕農征役勞於丁
壯屢疲民力每疚予懷一昨南收之戎深入內地泊來革輶躬至澧
淵方議會兵聿成通好然念澧焚廬舍翦伐桑榆刦取囷倉骨肉士
庶又瀝河軍壘素無守備齊人入保盡捐兵鋒生靈何辜災害及此
得非朕臨御萬邦未能馴致于治平訓練師徒未能克定於禍亂致

茲遣閔深用盡傷今茲二國結歡共著於明誓三邊罷警俱息於戰
爭將明立裕之誠惟切在予之責自此睦鄰保境以靜封疆育物安
人以綏華夏咨爾有衆知朕意焉

江淮水旱遣使安撫詔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丙寅

朕以寡德臨茲庶方靡忘宵旰之勤冀洽阜康之治督言江介迄彼
淮濱水旱相仍田時失廢猶念參庶予憐惻然宜令起居舍人直史
館年近為江淮南安撫司內殿崇班閣門祗候張利用為都監存問
里間察訪官吏訊詳狴獄寬節財征務遠便宜用圖安集